此庵講錄

下論講録　　一另觀徵録

觀徵問踐迹入室大槩況程子雖不衝壑守轍然自不爲惡先生曰爾等看書每不能看活句如程子之說只發明得個善人兩字須知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非問善人也夫子所告者亦善人之道非論善人也迹字緊對室字看踐字緊對入字看踐迹是入室的張本亦不入室是不踐迹的病痛高乎子曰然則終不入室乎先生曰若肯入室便不止爲善人曰然則善人未足以跂聖域乎先生曰何易幾也只觀夫

子思聖人不可得而思君子方思善人則知善人是聖人君子的胚胎聖人君子是具此胚胎而由踐迹以入室者學者只看天地間那一箇不是善人只有聖賢倡明此善之旨是保養此善之迹一步步踏將去自然與聖賢同功同用若自己不肯信步踐履而一味率其性之本然矜矜乎守此善而勿失所以為善人之道若不看到此而驟以為生質之美是天地間必有一種生質不美的人豈繼善成性之體也哉須知在儔人之中稱他做箇善人亦必有道以處此

故子宗特地來問夫子卻看他明明放下個聖人君子。不能造到那精微處。所以借與作箇善人。看那善人是不知有學問的。豈其然哉。故朱恒教人以明善。明則誠矣。踐迹入室。是在學者立必為聖賢之志耳。

宋直方問顏淵問仁。大意謂視聽言動四勿外。還有己否。先生曰。只須打點一身。從朝至暮。離得視聽言動否。即使收視反聽不言靜對時。而視聽言動之體。躍躍見前。還得問此外有己否。直方曰。此處有己。是克己之己不是由己之己。先生曰。兩箇己字。是一是

二。是二是一。若謂視聽言動是已。嚴四勿于非禮者又誰。若說視聽言動非已。嚴四勿于非禮的是已。則請除郤眼前視聽言動的。別求箇四勿的來看。故某嘗對人曰。與顏氏子論仁。莫說視聽言動。不得說向外去。連非禮亦不得說向外去。四勿只是一勿。此念直占在視聽言動之前。若待四者當前而後辨其非禮。早已爲非禮攝去矣。假使四者一齊同時俱到。豈能臨期逐一檢辨。直方曰。若使預存着一念去。分別他。恐此分別之念。早已不是。先生曰。若謂此念不是。

則毫釐之差便有千里之謬豈不是儱侗眞儒比姚江何以教人致良知其何以要人明善須知此章書原是說功夫不是說本體提此念于四者之前只是常常把一箇禮字參前倚衡放在眼前自然于非禮處都看出禮來見得到此便知得克己復禮爲仁是指點的一句吃緊在一日克己復禮天地間何者爲仁只是己與人物情文來往中有一段藹然惻然之眞意便是所謂禮也以禮往來何等眞至便沒有殘忍暴戾之事此段眞意原是人人所本有而所以不

能復還于當身者。此己障之也。有一物于此。見以爲己而據之。則必見以爲人而拒之。行出來。都是沒禮節的事。存在胸中。全無一些人物與我同體的意思此沒人物同體之意。爲此己所橫據不克之。如何能復。譬如孤城。爲敵所據。克得下。纔能恢復得故物。若使曠日遲久。亦不見進取之勇决。直須猛着精采。立地克將去。則立地復還來。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始知道樹敵的。就是能登壇建旗鼓的。前此只爲功力不猛。故由不得自家。一旦功力勇猛。盛

克爲復都由自家作主豈是由人的上一箇己字可謂認賊作子下一箇己字前起作賊的原是己子一切形骸爾我盡情撤去都要由他豈復作賊也哉故曰兩己字是一是二是二是一故某又嘗語人曰克己的己字斷了克字看出己的己字連着克字看吳价仲曰歸字何解先生曰如滙歸之歸天地間那一物不是仁爲己所障便散失滿天下撤去此障只覺得草木鳥獸以至無情瓦礫都是天地間不容人傷殘之物那一物那一件不是仁故曰歸仁就如雒邑

之銀。無力量者。便取其高足而棄其低惡。一遇冶工。還他一爐聚出。煉成一片純銀。亦可以分鑿開來。點出無窮造化。此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又曰。會天地萬物于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尼山與門弟子言仁。不止一端。而立下以仁爲已任者。回雍兩人而已。只觀不敏請事。二子而外。不復聞有人。然要知一主坐忘。一主簡默。平日直認心體。不在事上着精神。迄今始知事外談理終是理見。必須着脚在事上。方爲理事合一之學。

舜丹扶問夫子與子張論明只須說明便了何以又補出遠來先生曰此非夫子補出乃是看到明明的全體大用無遠不照上子張之問是求明于已要由本體以達之機用夫子之答是大畏民志即大用以顯全體浸潤膚受是天地間極易得惑亂人的不行焉者非是他只管譖愬而我不行他的全是我平日至公至明不爲一毫子物欲所染任他浸潤膚受極易得行的到我跟前都行不去了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此互相發明且如燕

昭王墓前華表。能使千年老狐。真形立見。非明之遠而何。故有尋常一鏡于此。非不朗朗照人。若求如三代以前之物。使山魈野魅。無有遁形。見而卻走。則遠近之說可通矣。陳百史先生曰。又必如千年野狐。不敢到張華坐處。盤薄伎倆。方是妙處。先生曰。此又是張華原有學問氣在。故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況天地間。那一箇不是聖賢。那一箇人。不可感動處。虞芮質成。始何嘗不爭。入周郊而思讓。此便不止不行焉。且有轉移諧懇處。故曰。至誠而不

動者求之有也。

王胥庭問居之無倦謂無倦近于行如何又說在居上以忠近于居如何又說到行上先生曰行在動用處多求無倦怠還易求不欺妄最難居在靜對時多求不欺妄還易求無倦怠則難故人有終日動作全無怠容及至屏絕萬緣靜與此心相對不消半個時辰便覺得精神懈散人有舉心動念絕不自欺及至應用浩繁却不免草草打發過去此夫子所以將無倦屬在居將以忠屬在行也胥庭又曰人有以交互

看者。以一串說者。這却如何。先生曰。此是時文家伎倆。至于在聖賢戶中。須得一句還他一句。兩句還他兩句。始得。如可交互並串看。將先之勞之亦交互串揷可乎。猶有說在。其嘗怍後之學者。但遇論政的話頭。也不管問者是甚麼人。動則與談帝王之事。是夫子杏壇設教一場。只教人作天子的事。絕不教人作宰輔的事。作師儒的事了。其欲將兩論中。與哀公定公論政者。屬君一邊。與康子等論政者。屬相一邊。與及門諸弟子論政、者。屬師儒平實商量一邊。大約在

相業處居多。方于聖賢立言之旨不悖。

陳奕大問聖門言仁。多是因病下藥。樊遲兩次問仁知。夫子兩處答之。遂有謂務義先難是體愛人知人是用者。且他人止問仁。遲每兼問仁知。俱不能無疑

先生曰。夫子教人。原不是執定一個死法的。不特這個來問。是如此答。那個來問。又是如彼答。卽使一人今日問。是如此答。明日問。又是如彼答。在夫子是隨問便有。在學者當温故知新。若說務義先難是體。既說到民上。又說到先上獲上。豈不是用。若謂愛人

知人是用。那愛的知的是誰。豈不是體。做聖賢學問。把體用兩字折開說。便非知本之言。他人問一次便罷。樊遲却問了又問。仁知合問者凡兩次。單問仁者一次。蓋爲樊遲求仁甚苦。及至模着些子。便疑到仁知之相妨上。他未問以前。先有知之妨仁一念。故夫子各與他說得了然。一箇還他愛人。一箇還他知人。夫子原極說得明白。樊遲却引起疑情。說到仁知干愛。一到知得是非善惡。太煞明白。少不得有發有不愛的。所以在那裡沉吟。此是樊遲好處。不是他鈍處。

如今將夫子答的且莫看。諸賢只就樊遲此段疑情。打轉在自家身上。當如何作工夫。請道一句看。莫大曰。不愛處正所以成其愛。先生曰。儘力道只道得個八成。某却不然。不愛處正是愛。所以夫子與他說能使枉者直。吾賢却在使直處。看出相成。某却在舉措處。看出聖賢爲世的婆心。真是無人不在愛內。樊遲到此。也窺到仁知相成處。有如許作用。只是說不出。却又放不開。如鏡裡看花的一般。所以削去了仁字。單舉個問知。向子夏身邊。討個印證。子夏却與他一

句道出個仁字來。總之此一章書。樊遲極善發。夫子極善解。子夏極善判斷。樊遲欲言不言。夫子言而不言。子夏于言外立言。至于務民之義。雖與言知。而其中有仁。天下未有在民上用工夫。而又不諂瀆鬼神。是不知有仁者。先難雖是言仁。却其中有知。先難處是仁。若使此理不明。見難便要疑阻。如何肯先。要先難。須是十分見得透徹。言務義便了。如何又說到鬼神。天下見義不爲的人。多是鬼神兩字橫于胸中。故夫子曾以兩者。作一章書說過。然這一項人。却不是

不聰明的。觀臧文仲與季氏諸人而可知矣。說先難便了。何以又說後獲。不是舉後獲以勵其先難亦不是一味先難。不必計獲的說話。天地間。除是不做工夫便罷再無有着實用工而無實得之理。先難自然後獲。先難後獲。纔叫得爲仁。此兩書之旨也。但猶有說者。一次言仁知。必說到人上。一次言仁知。必說到民上難上。一處單言仁。便說到之夷狄上。何也。樊遲學問。只要到極小處做。夫子教他。却偏從極大處指引。爽大曰。這等看來。仁知原是合一。何以孔門問知

者寡。先生曰。知原用以求仁。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知。曉得問仁。便是知。

趙方水問正名之旨。大意爲論衛事者紛紛。求一折衷之論。先生曰。諸說紛紛。皆後儒聚訟。夫子當年只說個正名。並不曾說到何人當立。使子路肯詳究正名之義。夫子必有一段恰好至當之理。以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而奈何其未也。如今做學問人。看這章書。不要照管他衛事。只看大聖人將這個名字看得如此鎮重。禮樂形罰。都從這裡以次施設將去。當年衛

輒忍于拒父豈但是少子之名不正連這一點顧名思義之心都沒有了所以說三代而後求好名者亦少也若要折衷衛事只將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作出公斷案便得衛輒所以自處而衛輒之案亦定試觀子貢對冉有亦不敢懸斷而舉夷齊以爲問便是某引大舜竊負而逃之意耳

郝氷滌問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夫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却緣何危言危行一段又似有適莫信果之意者何

也。先生曰。這正是無適無莫。無信果。正是義。只看言行一也。有時而危。有時而不必危。豈是有適莫的。豈是必信果的。義者合乎時宜之謂。言行之危與不危。都因乎邦之有道無道。此之謂合乎時宜。都是義。不得不如此。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亦便是尤悔之門戶。能寡尤悔。纔叫得樞機。後人都把這危字。看作獨持己見。與衆相忤而不恤。如此便是適莫信果了。危者聖賢兢業之心。戒慎恐懼之本。有道時。泰交一堂。人人都把這兢業的意思。盡放開了。君子却一言一行。

都是憂盛危明之意。無道之時。行處仍舊是如此。只言處。便當委婉些。若當人心洶洶不定之時。復說到極賊人的田地。不惟自巳藏身不固。無所施其轉移氣化之權。亦且足以動搖人心。而害我擔當世道之氣孫丹扶曰。君子擔當世道。只有此點心。若使言行分個危孫。能遜比干。何以自苦乃爾。先生曰。能遜比干。當日又何嘗不孫來。臣子見君父之失。非不看到百分利害處。及至進言之時。還不曾說着二三分。而天威早不可測。故以不敢不危者。爲君父効忠之苦

心。而又以不敢盡危者。爲臣子納誨之小心。只觀夫子曰。事父母幾諫。事父母且然。而況大君天威咫尺之前乎。故知言不能孫。而致君有拒諫殺諍臣之事者。皆非聖賢中庸之道也。至于君如桀紂。但有言者。危亦殺。不危亦殺。爲臣子者。不得已而批鱗觸諱。此龍逢比干之所以自盡。而非以自苦耳。

雷雨若問古之學者爲己。先生曰。爲己正是爲人。爲人便撇了自己。此古今學術之別。若舍却民胞物與而專言爲己之學。便是自了漢。豈聖賢明誠之極功

乎。古之人。見得天地間。人性物性。與巳同源。就做到人物兼盡。參贊化育的田地。只了得自巳性分中事。若有一毫不臻其純備。便是自家的缺陷。這是何故。只爲平日一見眼前民物。便打轉向身來。作自巳切體切身之事。今人一見眼前民物。便認做民與物事業做到極頂。也只在民物上去設施。此心只在民物上去作活計。所以求之博施濟衆者有之矣。求之堂堂者有之矣。求之自心即是仁體。此身就是仁宅。則未之有也。這又是何故。只爲見善不明。不在自巳本

源之地。看出人物皆備于我。一向只該在自已身上做民物的事。不該在民物上着精神。却忘懷了自已的性量。若曰古人是做聖賢的工夫。全乎爲已。今人是求名達的工夫。全乎爲人。則今人都是指着一切名達之徒了。豈得謂之今之學者耶。

李萬咸問君子思不出其位。還是以位去制思否。與艮之爻辭。還同一肯趣否。先生曰。此與艮辭不同。艮辭多個以字。是從卦象中看得出來。此則直指人心不必過役總明。徒苦自已。此是曾子旣得一以貫之

以後語。全是守約得力的工夫。何也。人只說此點靈竅。可以上徹天。下徹地。中徹人物。前徹往古。後徹來今。極靈極活。再無處可以拘攝得他。却不知天地人物古往今來。跳得出個位字否。任你徹天地古今。還跳得出這個位中否。一落思維。便有位管着。此所以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百致而一慮。天下何思何慮。如此點醒得明白。方知學者平日一切穿鑿的學問。真正是徒役自巳的靈明。絕無出得格外的知見。不若見得定時。便擔在自巳身上。人

只將此個物事。常常放在眼面前。故日窮而不知止。日見我而不見聖賢。若是見得定時。不把來放在眼面前。却交在身背後。則只有此一副精神力量。任重道遠。何曾得見有我。所以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爲他擔荷聖賢。全在此背。若曰背在身後。有止之義。則是將聖賢無窮之事。都撇向在腦後也。豈其然。一友曰。何以觧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曰。人只爲不肯擔荷。所以內見有我。外見有人。若一力承當。則自已此身。尚然不肯自家姑息。豈猶見有人乎。即使人至吾庭。

亦只見我一副精神力量去擔荷聖賢並不見得有我也程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內不見己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正是此意

莫先子問知我其天大意謂君子不怨天何以又云知我其天先生曰此書埋沒千百年只爲把開首一句看作遇合邊事不看作學問邊事不知夫子所云莫我知蓋是學問做到得力處直與天載相通尋解人不易得眞正把時習之悅在中之樂一語道破了貢是有心人從旁領略便問到極親切極痛癢處下

個爲字。夫子此時若死死說個怎樣爲、怎樣莫知。便如自已寫生、究竟只畫得個形容肖似、所以開問點綴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何等蘊藉、曾氏子童冠咏歸、程明道吟風弄月、都是此段親切受用。學者平日不得力。只爲把這件功夫看做極高遠。極深微、至尊無上之事。終日只要上學。絕不肯下學、學不來、便怏怏不自得。便是怨尤根本。豈知這件大事。原不出尋常日用之間、爲何只管求之向上、若是真正在尋常日用中。處處不肯放過、則

大聖大賢。薪盡火傳之秘。就在我尋常日用中。豁然洞徹。此處求知已。須是自家性命源頭的主宰。須是當體發現性命未具以前自家的真正面目。所謂天也。爲他功夫到此。只覺得無聲無臭。連自已一些氣息也不見得。而況于人乎。豈是遇合邊事也。賢友各各欲尋吾夫子樂處。直從這裡入。

汪部孫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與呼參之旨。同異何如先生曰。不同。那是直引曾子到一以貫之處。此是爲子貢平日錯求夫子。直指出自家得力處。以點醒

子貢。故呼參處多。吾道二字。曾子亦有夫子之道四字。此處全無道字。而首尾兩下予字。此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曾氏子只在自家身上絡索。故夫子示之以吾道。及至當下了然。亦直見夫子之道。端木氏却只在夫子身上絡索。一向見夫子于多識多學邉。故他日以又多能對太宰。夫子直曉以他錯處。說你以予是這等。予却不是這等。及至子貢將欲回頭。夫子急急與他一個明白了當。說予一以貫之。子貢認不親夫子。便見不得自巳。夫子急與他道破自

已。子貢也就能于夫子身上。認出自家錯處。此夫子所謂以身教人也。若謂參以魯得之。故直下一呼。子貢從學識入。故獨費婉轉。是聖門自二子以外。便不得與聞一以貫之旨矣。豈其然哉。

吳渭玉問參前倚衡。還有功夫也無。先生曰。功夫全在此節。不在上節。兩則字是緊切字眼。不是現成字眼。首節只是指點出言忠信行篤敬是如此。不忠信篤敬又如此。所以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兩見字。兩于字。明明實有一物事。渭玉曰。是何

物事。先生曰。便是言忠信行篤敬的這點心腸。是自家見了自家的眞面孔。立便是靜對時。便是燕居獨處時。凡不涉動一邊者皆是非專指站着的時候言也。在輿便是動用時。便是與人應接時。凡不涉靜一邊者皆是非專指在車時候說也。只此兩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事。只此兩見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用力事。所以說夫然後行。夫然後三字。好不吃緊。所以子張書諸紳。到這田地。却要看得人出。夫子說到這裡。全在心體上做工夫。子張書之紳。未免在邊

目巹心上且平日無行不與那一處不是該領會的該書紳的而獨此書之此子張之所以為子張也然自子張以後學聖賢者何嘗不聞師門吃緊之語然有隨聽而遺忘者有並未曾聽受者求個書紳的不可得此子張之所以能為子張也渭玉曰此處問行何以他處又問達先生曰行者專求之在己故夫子與他個極踏實的學問問達便有人在語氣中有病所以夫子急與一針問個何哉爾所謂達者他果說在邦家上果便走到聞上故夫子不與急切言之而

爲辨論之語也。宋直方曰。動靜處實有所見。豈非先有一念以爲主宰。先生曰。主宰却是少不得。譬之風波震撼中。不有舵竿。豈能御風于八面。功夫要在風波震撼中做。却不在風波震撼時做。此某平日所以教人先明善也。渭玉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這却不易言。講習討論。是大共事。做工夫是各人事。吾賢要做工夫。便不得同衆人一講而罷。比如子與回言終日。還是當大衆與回言。還是獨與回言。若當大衆。便不是與回一人言矣。且此句至今傳。而所以

與回終日之言卻不傳。回之如愚足發傳。而心齋坐忘之功不傳。須知此個工夫。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要從師門中討消息。討印證。須自已猛着精采始得。只覯講學家。自兩程夫子向濂溪吟風弄月而歸。以至姚江天泉橋證道。諸大儒。那一個不是親到門墻求卒業的。若曰這一席話。便有下手工夫。你學者自去理會。此叅堂中自號爲善知識之所爲。其不以教天下學者也。

方孝標問一言而終身行。何以除卻忠字。只講恕字。

先生曰。子貢平日病在多。問到一言。漸漸要反約了。夫子所以從極約處說。擧恕而遺忠者。約忠于恕也。況他所問者終身行。若忠字。于居心盡已處多。于推已及人處少。且恕到那恰好處便是忠。忠到那恰好處。離不得恕。況子貢曾有言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說非爾所及也。以他那時候未做到反約上。故曰。非所及。此時他却要反約。夫子所以說豈在他求。就是我前日說非汝所及處便是。此眞夫子向患人病穴上一針。直教瘻者能行。痼

者立起。故曾子言一以貫之曰忠恕。而言藏身愉人。則直曰恕。子思言違道不遠曰忠恕。而孟子言求仁莫近。則直曰強恕。

吳匡左問人能弘道。未有人。先有道。何以反說人能弘道。先生曰。道是個甚麼。原是人強安的個名色。人不能弘他。如何能名他。天地間只這個物事。若沒有人。這物事終是隱的。豈能使昭著大明于天地之間。萬古不夜。而人人思奉之曰。道也。道也。然須是箇人始得。是個人。便能弘道。若不能弘道。眞正不是個人。

其今日爲吾賢多了許多說話。恐吾賢終久作章句會。工夫必不得力。若是當年陸子靜王陽明。直須隨吾賢問處。正語以告之曰。惟其未有人。先有道。所以說人能弘道。吾賢喫此一句囫圇話在胸中。吞吐不出。久之久之。自有箇入處。

吳价仲問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所思者何事。而乃曰無益。不如學。且夫子十五而志學。豈到得思無益時。方信學之有益。先生曰。二章正好合看。當夫志學時。便志到從心不踰矩的田地。若既有此志。

便要忘食廢寢去想這從心不踰的道理如何便能得益所以因年而進學之功力居多思即思其所學未免廢學學即學其所思卻不病思伶仲曰即如文王繫易少不得是由思上得來先生曰子又悞矣假如沒有這個卦文王劈空從何處思起豈特文王若使河不出圖也觸發那伏羲作用不出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文王學易者也非思也伏羲學天者也亦非思也故畫前原有易自天地開闢以後都是學的事若舍學而徒事思未免憧憧往來矣伶仲曰果

爾。不惟無益。且近于禪。先生曰。子又悞矣。任他極頂禪宗。終日不下禪床。少不得被一句話頭。塞在心中眼下。早已落在學邊了。豈是思。特吾儒不知。遂泥以爲彼能思耳。豈其然。莫先子曰。愼思之愼字。敢便是學了。先生曰。然。但以思無益之思在學前所以無益。愼思之思在博學後。所以能開篤行之先。某若教人求明。便是徒用思。惟明字中着一善字。便是學一邊事了。故教人明善。

宋直方問以思無益。還是思個什麼。這思到夫子分

中。豈是淺淺的先。生日。此問大有關係。學者只看功夫到夫子分中。尚說個不食不寢以思。方見得學之有益。吾人一日也不曾思。假使若思。都是游移妄想。何曾到得寢食俱廢處。便說道思之無益。便想去向書本上討個消息。亦即便喚作學。不知連這學都是附响尋聲。何曾有一步親切緊要的力量。須知此個思字。原是現前揣摹分別之心。與附會堅執之意見。及聰明測度之知解。都用不着的。假使用得着。將到夫子分中。豈尚不能及此。而猶曰無益也。離却此

種種心。透出自己本來良知直與千聖不傳之秘敵體磋切。方知是我所思者原是千聖千賢所已說。所畫說不如實用其力于學而所欲深切著明者就在所學中。真切了當何也爲他思時每每廢學學處全不廢思思時一念不淨便流入游移妄想學時一理不透決不肯輕易放過卽如易爲文字之祖夫子是學周文的周文是學伏羲的伏羲是學圖書的故曰賢學聖聖學天惟天無學所以說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人只知一畫未有以前聖人以思開千載之學卻

不知聖人都是以學成千載之思。至問夫子當年所思何事。則我不能爲夫子下註脚。豈特我。連夫子當年。亦自家下不得註脚。若使註脚得夫子不消去寢食俱廢以思之。直須一口道破便了。今日卽使某強下註脚。亦只是說得某的。却不是夫子的。卽使賢友如夫子廢寢食以思。看夫子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少不得有一日親見得幾分。那時開口要說。亦只是說得賢友的。不是夫子的。但使真正能提起這個念頭。去尋夫子當年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如此不食不寢。

一派思將去直使此念充塞滿天地之間是真正不放過此書若使直下信任得及誠所謂當仁不讓于師直須認我當人之身食息起居便有多少可疑處平日只是日用而不知便不去理會他夫子當年只是處處不肯放過逢着便思思不着便學原不是除却日用飲食外劈空捏出個道理來疲神役智作希奇異樣之想也如此做去胥教賢友直下了當任重而道遠處處是學處處是學不廢思亦叫做真正不放過此書亦便知道陽明所謂致良知某之所謂明

善都從這裡入。

孫椰次問知及仁守一章。天德王道是一是二。且旣云莊蒞何以又云動之不以禮。先生曰。從來聖賢只有此道。用之于內則爲天德。用之于外。則爲王道。故曰內聖外王。原不得分而爲兩。舍內聖而談外王。則雜于伯。舍外王而談內聖。則得志不能澤加于民。都是一偏之學。莊蒞從仁守說來。不免有過于矜持勉強把捉之弊。不得到動容周旋中禮的田地。夫子與顏氏子言仁。首先復禮。爲仁之目。首嚴非禮。天下不

特舉動敢慢爲不合于禮即有意把持不中夫天理自然之節亦爲非禮姚聲玉曰與顏淵論仁先禮于仁此章先仁于禮何也先生曰先禮于仁者爲仁之功禮復則仁歸也先仁于禮者純仁之學式禮莫愆而仁斯至也孫郷次曰兩之字何所指先生曰此又犯過泥虛字之弊吾賢何不問及守字何所指而問之字乎聖賢毎說到此原極渾涵却就以渾涵口氣還他毎見學者于此等處不能還他筆墨却便添出道字不知道字早已是聖賢借指顯月是借來用

的字眼。而其實何者名爲道。又不肯在事物上。求所爲當然之理也。此書知仁禮三者具在如今把做自已工夫。却先從何處下手。座中有云夫子以仁道教天下。該從仁字體認者。有云求仁先于復禮。該從禮字上用心者。先生曰。學問必從知上做起。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仁不能守。涖不能莊。動不以禮。都是知得不了徹。若是知到那一舉一動純乎天理。不待用力把持。自然動容周旋之間。無不中禮。何得復有他弊。是晚莫大岸復問動字。還是单指自己舉動說

畢竟動民之意也。該得了。先生曰。朱子觧動民。原為從莊蒞來。便要說向外去。所以說動民兩字猶不足。而又補之曰。猶鼓舞而振作之也。其直從知仁兩字看來。不特動之以禮。連莊以蒞之。都要說向自己心裏。纔是內聖外王有本之學。

雷雨若問生知學困之別。將體用分疏。如論到本體上。人人都是生知。若論到發用上。生知的亦有學困處。先生曰。生而知之。恰有所指。若不窮其所指。而槩論理道。天地間那裡有生知的人。凡人自有生以後。

都是學知的事。卽如赤子飲食啼笑。豈不是生而知之。然惟慈毋于襁褓中。不時勾引他。他便一一隨着慈毋來。豈不是學。其所云生知者。蓋指天地間這個大道理。是千聖千賢傳心之秘。有一種人不待思勉而得且中。是生下來。便知有此理。有一種人。先却茫然不知有此個道理。因須習古人書。模倣古人事。纔能發明出此點靈竅又有一種人。卽使須習而亦與古人相違。卽使模倣而亦與古人相遠。費盡氣力。此中終是半明半暗的。只叫得學。叫不得知。故曰困而

學之。至于困而不學。則是自棄于聖賢理道之外。豈是他當初生來。又比生知學知者。減却那些不成。此處論本體。生的學的困的與不學的是。此處論發用。生處學處困處與不學處是。故善說此書者。不必在這幾種上分疏。只須將三個之字。討個落處。是指的什麼。知是知個什麼。學是學個什麼。自然洞見千聖傳心之的旨。如此當下了然。絕不回頭展臏。便是上的人。即不然。終日講求。終日探討。得一個消息。即是次的人。倘講求探討。未必即得。以至窮年累月。終其

身不肯放下。一味研窮上去、少不得也有個徹悟的時節。即是又其次的人。若自不肯研求。便沒奈他何。所謂開盲發聵之藥。就在眼前。柰他不喫何也。數種人具在。惟賢友以之自勉。

張顯卿問君子九思。還是未與事物接之先去思。還是逐物去思。先生曰。譬之明鏡在臺。妍來妍現。媸來媸現、各還他個恰好面目。不成去妍來思妍。媸來思媸、也不是君子要去思此九者。看一有字。即如書經所云一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之謂。人生日用。再

出不了上九字。如何遺得下九字。只要將這一個明鏡。光晃晃的在那裡。自然隨事隨物。無不自然恰好。臚列之有此九種。其實只此一點靈明。到處發見。即如吾友問書時。視聽色貌言事疑。七者都有。只除忿得未交耳。七者一齊都有。明聰溫恭忠敬問。一齊都到。不成坐在這裡。一時而去思明。一時而却又思聰。又一時而去思敬思問等也。暗室四壁俱隱。一燈則滿室俱明。普天下各在夜未央。一輪旭日初升。則八方共覩。學者只須將此一點靈明。養得晶光瑩徹。還

他個原不染一塵的本體。任他一件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九件一齊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入見君子是恩。君子却是如印印泥沙。無一轉一畫。不分明印定。其歷數九者。只是臚列出九箇題目。結完首句一個有字。非君子從此一件件作功夫也。

問此菴問性相近也。還兼氣質說否。先生曰。性如何兼得氣質。一兼氣質便是習了。豈人生而後。有個天命之性。又有個落氣質之性。豈不畫作兩段。須知此章書。是對習相遠的人說性相近。有了下句。纔有上

句。孟子是占在最初一着。不對習言。故說個善字。性要在習中看。相近。就要在相遠處看。人自天命以後。那一日不是習。那一刻不是習。人各有習。習各有別。安得不遠。不知就這相遠處而原不相遠之性自在。如此說。方于吾人有下手作工夫處。莫大岸曰。如何作工夫。先生曰。與學只要覔性。不知性如何覔得的。只要去習。不知習如何去得的。但于一舉一動處。認得都是習氣用事。都爲習氣所轉。便是知病。知得病。便不觧病。何必又去服藥。只須自家占在聖賢路上。

任你習處都是性。若不在聖賢路上。任你終日見性。就做到那鳥道孤行處。少不得是貼體習氣。任你做得來。終是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安得不違。故曰。明善者。必須明得到此。方為徹源本的學問。

觀微問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不與人皆可以為堯舜相反。先生曰。孟子是直指人生最初之同然。不曾落功夫邊說。夫子是指作學問功夫者說。生而知之。不思不勉。豈是學問之所能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又豈肯為學問所移。除卻此兩項人。都是學困。都是

學問移得的。此之謂性相近習相遠也。就他不移處見他的愚。而究竟愚也。非不肖也。故欲從此章討學問的着落。緊關在智愚兩字。二者皆主良知而言。便是其所謂明善的明字。可見此體無人不良。只爲不肯去致。以故不明。把自己萬善同歸之源。都不知了。豈不是下愚。不特說智說愚。而必說上智下愚。夫子要心體貼將來。眞是令人可悲可流。人柰何自甘于下愚也。亦可歎也已。

雷雨若問予欲無言。在夫子當日言便言。不言便不

言。何以說欲無言、先生曰。吾賢所見若何。爾若曰。其直覺得原無可下語處。先生曰。若說無可下語處。只此予欲無言。早已下語了。天地間學問就要說到陸子静所爲言語道斷。思維路絕處。也要這口舌達將出來。卽吾賢自家這一句也。就自家下語了。如今禪客風流。都說不落語言文字。要坐斷天下人舌頭。要使無舌人解語。試問此等話。肯落語言文字否。只就我夫子說欲無言。子貢求述于言。夫子掉轉旗鎗。說個天何言哉。早勾坐斷天下人舌頭矣。此處翻得轉

身來便能使無舌人解語矣。他們都從我夫子這個法則套將去。而天下極聰明人。反舍却自己家裡奇特。而覓別人家裡希有。亦又何哉。須知夫子說箇予欲無言。只為老婆心切。若不為此。則夫子分中。作止語默。豈不自在受用。何用多此一語也哉。夫子當日。必不是對子貢一人說的。想當年在坐者頗多。特子貢是忍口不住的。所以即便問箇不言何述。子貢此對。橫身在桎梏中矣。夫子若要與他如何若何。愈不能使學者精進。從來得力處。亦不堅固。故子貢如清

身桎梏。夫子却與他添上一重桎梏。等他去自已思。自已想。說夫子何以欲無言。及我求他以言。却又說到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這是箇什麽道理。如此只管去理會。到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橫口便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真是坐斷舌頭。能使無舌人解語矣。只看未後一段。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否耶。曾可得而聞否耶。在夫子還欲有言得乎。此是就這一章。看子貢如千里良驥。望鞭影而疾走。非謂夫子之言。盡于此章

末後一段也。文章與性天。可聞不可聞。都是此處一
狀領過。如冷水澆背。急打轉在夫子平日無行不與
處。在在體認。便覺得自家開口處即得。不復再向人
喉下轉氣矣。
史中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先生曰。諸友只
解看子張之說廣大似子夏。又只解看子張上二句
是廣大的分量。不解看子張下五句。子張若不得下
一段所云我之大賢與。我之不賢與。打轉在自家身
上。幾乎走入泛交一路。爲他只解駁子夏一個拒字

其實不知子夏之所謂拒者。其中原有人在。若使覿面無人。如何分別得可不可。且子夏當日。是教自己的。門人着力在擇交取友一邊。所以夫子言固學。必曰毋友不如己。言擇師必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言三友必曰損矣。但是夫子說得渾厚些。子夏說得嚴厲些。都不失擇交取友之正道。子張則說向泛泛交情一邊了。豈所以教門人小子乎。且上二句。聖賢原入在治天下一道。不曾入在擇交取友一道。至于以賢不賢。打轉在自家身上。則真正令人痛發深省。如今

人不管自家是賢不賢。只要分別人的賢不賢。一見不賢。必思去搜索他。訕論他。豈但不可者拒之而已哉。須知子夏之告門人者。先把自已交割在大賢分中。豈有擇交取友之人。還自已陷在不賢一路。此處已站定脚跟。極有靶柄。子張却說得好看。恰像個天地包荒的大聖大賢。其實誤事。所以夫子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諸友提衡于二賢之間。以爲取法。得子夏之意。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取子張之意。則所爲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高玄渭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知一邊事。如何便說仁在其中。先生曰。學問志思是致知。博篤切近。却是何事。從來知行兩字。原拆不開。不行如何叫做知。不知如何叫做行。知行可不必分說。獨是如何喚作仁在其中。請吾賢親道一句。玄渭曰。以此求仁。先生曰。若說以此求仁。只合說可以為仁矣。不必說仁在其中矣。子夏見天下學者。終日只講求仁。却不知自家平日學問志思。所作者何事。學的問的志的思的。無非此個物事。博的篤的切的近的都是此個

物事。活潑潑地在那裡發見。却硬要說將這學問思

志。去覓那仁。不知仁早已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

中。眞是騎驢覓驢。多因自昧本心。而求仁于心外也。

看子夏說到這裡。何等親切。他日又說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何等脫洒。宋儒只爲夫子說個無

爲小人儒。便要說他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眞是宽殺。

莫大岸問子夏子游之學。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優則

俱優。劣則俱劣。子游要人務本。子夏立敎。不分先後

而學者所受。原自不同。是二賢優處。子游只知務本。

却把日用常行。最親切事。看得尋常。不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爲仁之本。不外孝弟。若將洒掃應對進退。看得恁地尋常。豈此數者之外。別有子臣弟友的學問。別有希奇玄妙的學問。知得學問不可無本。此處便是本。不能于一舉一動。一言一事之微處看本。任你說到事業瀰天壤。也是無本的作用。此子游劣處。

夫子杏壇立教。因人而施。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節如一般樣問仁。惟顏氏子。與他個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其餘都是因他材品。各與他親切下手處。若拈定

一個學問。普例施設。也無次第。也無分別。任他學者隨取隨得。便是禪客風流。只有一法接引人。全不隨人造就。卽在彼法中。亦名爲一槪禪。豈吾夫子立教之本旨哉。此子夏劣處。如今做學問。從三賢中。討自已着落處。只須看細微曲節。都是本中散見天地問。既有個有始有卒的聖人。爲何不鼓舞精神。作有始有卒的學問。須知聖人是人做的。故先儒曰。個個人心有仲尼。然此法最不易得。何也。爲他向尼山行處行。所以不能洞見自家首尾。三賢之病。亦正坐有此

處。況後之學者乎。

姜滙思問知言何以能知人。先生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人也。其病根在蔽陷離窮。不在詖淫邪遁上去辨他。如何分別得他人品。滙思曰。這等都只是分別人了。先生曰。須知此書。在爲君子能自立之後。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是人。知人的豈人也哉。命是心性的源頭。是爲君子的主宰。不從此地着眼。如何能見得道之大源。既知命爲心性之源。立命之功。便在自己。不在天。聖賢制禮。原是教人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不知禮此命如何能立只觀聖道
極于天發育于萬物而咸取則下三百三千故尊德
性道問學極之敦厚以崇禮如此則自治之學詳矣
若見人不分明終是自家見解不定故又極之知言
知人須知記夫子者以此章作兩書之結句深心遠
意在三個知字此知在聖人不增在凡人不減乍學
困都同此體學者不能使此知常朗常耀于心目之
前縱終日談聖賢都是無目人妄測五色即猜得着
時都是影響疑似若能使此知常靈不昧直見萬善

同源之本。與維天之於穆不已。呼吸相通。便是天人
繼備之學。

上孟講録　　易覲徵録

郝氷滌問我知言二句是孟子不動心的極則然這言從何處知先生曰聖賢論學問說一件有一件的極則故謂之因事立言若論總領一個極則聲孟子一書只是個性善善只是仁義此章单講集義却遺了仁此之謂是這一事的極則何也以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便看做過孟賁孟子遂舉個告子來換他的孟賁他却便舍了孟賁就來把告子與孟子提衡較論孟子只得拈出告子的病根與他痛說

一頓。然後說到自己得力處。與告子恰恰相反。何也。告子說不得于言。我却知言。那裡有不得于言的時候。告子說勿求于氣。我却能養吾浩然之氣。那用你去勿求。都是與告子對待說。至于問言從何處知。下面詖淫邪遁。便知得蔽陷離窮。求豁曰。知此亦只在人的言語上分別。何益。先生曰。詖淫邪遁是言。蔽陷離窮。便是人的心下。故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豈是小可的。豈是從在人言語上做活計的。言者心聲也。言從心生。豈可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也哉。求豁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既已云我。何又云吾。先生曰。與吾日三省句。兩下吾字。同一語脉。言在人面上的分數居多。氣則專在自己身上。故緊下一吾字。此夫子所以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可以知人。豈不能知自己。這個知字。如暗室一燈。絲毫隱匿不得。陽明良知。其明善。皆指此體而言。

劉尊生。問大舜善與人同。與沛然若決江河。同一發明否。先生曰。居深山一章。是單就舜身上發明。沒工夫。亦無學者做工夫的分。此章則就舜身上教天下

學者一脚踏實處。是明善最要緊。最親切的第一着工夫。諸賢看三聖賢。還有優劣否。此處分得不明。不謂明善。言舜最詳而先之聞過則喜。聞善則拜。孟夫子老婆心切。一至于此。學者不實實理會。亦只是不肯爲聖賢。善之量最大。故舉舜以爲希聖之極則。爲善之心最小。故舉由禹以爲希聖之實功。所以此書有三處要着眼。其一是人已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只爲人已太明。以至人已不明。太明者本爲其認已太真。以致同已則是。異已則非。早不知此念好是不

明白。如何能善，其二是取與兩字。儒者不能為聖賢。先病在不能取。後病在不能與。都只為有己在。自己預先要占在個聖賢邊看得天地間都不如我。如何肯去取人的。自己既要占在聖賢邊。遂要將千古來無數聖賢。只得我這一箇人。便一擔擔盡。卻不知堯舜人皆可為。盡天下人。那一個不是善的。其三是從舍兩字。儒者不能為聖賢。只是舍不得自家的。遂要人來從我。絕不肯以我去從人。且勿論做聖賢的學問。即是做功名。做事業。自己有得一步。要放得下三

字最難。所以功名亦起滿盈。而事業爲之減半。此是學者千牛拔不去的病源。三者着眼既明。便要直覷到萬物皆備于我。堯舜人人可爲的第一着處。則人巳之障頓徹。而取與從舍。當下了然。何也。只爲他不曉得善與人同。當日大舜之所以有大者。亦直覷到善與人同。此善之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是人人之所本有。亦人人之所盡能。吾人少有些影響。便要人來附和我。便覺得我有步子與人不同處。不知饒你做到至聖極神。原不曾于當人同得些。加添

得個什麼。若使撤却這層籓籬。便知道我所不知不能者。原是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我更復有那一些見奇特不同人處。遂覺得天地間。屠兒市肆。莫非聖賢。那一箇不是好友。那一箇不是師資。先只爲于同人中。執了箇巳字。便覺的舍不得。此處撤到岐嶒。方知道入巳兩字。先只病他認之太明。則克巳不純。今又病其認之不明。則從人不猛。在我原無一善。只此原無一善之一念。是萬善所來歸之極。而我所爲之善。皆其取之于人者也。樂此不爲疲。所以不論窮

困通顯。只見的在巳無不可舍。在人無不可從。而一切人爲善之心。亦勃勃其不自巳。請看愚夫愚婦。一言一事之微。亦爲大聖賢所采擇。其誰肯自外于聖賢名教。而不興起于爲善也哉。故曰。是與人爲善者也。人與巳原同此善。我不能從人。只爲有巳。我但能從人。而不能使爲我從者。日進于高明。而日躋于聖域。亦只是有巳。是善原與人同。而我見之不明。以至爲之不篤也。覰到這田地。好是難事。豈能一旦至此。先從寡過上做起。所云要見不善之在巳。次便在拜

善言上做起。所云嘗見無不善之在人。見不善之在己。而後能舍己。見無不善之在人。而後能從人。然要曉得此二事。便是難事。聞過則喜。想千古下。必無兩人。若此不是絕頂學問。則子路可頌處儘多。而孟夫子何以及此。或曰千古無兩人。則孔顏何如。先生曰。夫子自云可以無大過。只觀有過人必知。則知夫子原無過。人從何處告來。顏子不貳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又從何處告。所以云無兩人者。蓋自末幾于至聖之無過。大賢之改過。則聞告而喜下

古有幾人乎。聞善言則拜。切莫忽畧了言字。如今人善念不廣。不能舍巳。只是爲以言語忽畧人。聽得人說到好處。初未嘗不以爲是。轉一念便曰。也只是說得好看。却不能身體力行。曾不肯打轉念頭。對自巳看。還能身體力行否。故知禹聞善言則拜。非書所云禹拜昌言。如曰拜昌言則堯舜其咨交儆。豈不能拜昌言乎。況禹拜昌言曰俞。原是史臣之詞。而孟子曰聞善言則拜。又曰惡旨酒而好善言。則知孟子看大禹處自别。而當日之所謂善言。卽如論語之所云不

以人廢言也。不以人廢言而後謂之明善。

曹木所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引先儒明察爲生知，由仁義行爲安行等說。先生曰。前輩說書皆有一種貼骨習氣。就爲這知行生安兩箇骨子。再擺脫不去。如此處要說生安。便把君子存之看得忒現成了。須知君子存之。要主工夫一邊說。雖大聖人到此。也要用功夫。纔見得百姓不著不察。只是放鬆了這一念耳。幾希兩字。非實實有所指。作深隱玄妙。不落名相之義。若說到深隱玄妙。遂只有聖賢分上事。

一切恒人。皆沒分了。豈不把聖賢緊切爲人言語。到放鬆了一步說乎。此兩字即易繫之所云。貞悔吝者存乎介。人只看得自家爲萬物之靈。殊不知道巳之所以異于物者。止爭在微芒之介。無甚大相遠處。庶民日用而不知。所以去之。君子直看到這田地。可危可懼可憂。所以存之。中庸之戒愼恐懼于所不睹聞。正是此箇消息。如此去看。便覺得人生日用之間。那一刻。那一時。是放鬆得這個念頭的。兩箇之字。就緊緊指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一念耳。如此

說。纔說得緊切。幾千一切人都有分。却又恐人不曉得下手處。反求之深隱玄渺。故舉大学之明物察倫者。還人一步脚踏實地。天地間。除却眼前民物。別無聖賢着脚處。庶物中。惟人為最靈。人惟倫理最重。所以必須明之察之。明察兩字。都是極用力去做的。只觀史臣之頌文明者。必曰濬哲。濬如濬川之濬。不用力。這哲如何能得擴充。中庸問察上着兩好字。正是濬哲的本領。然這箇明察。豈是自行已意去做的。天地間。除却仁。必不能使人物與我同體。除却義。必不

能使人物與我同用。明處察處。都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說安行。便是行仁義了。非由仁義行也。若謂由字是安字。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與聖賢由處。原是一般。但聖賢是知而由之。盡人物工夫。便在裏許。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所以不能盡人物。同爲聖賢共體之人。同事聖賢共得之理。爲何不去存此一念。真個與禽獸爭差不多。衡所由來。只是不知萬善同歸。就在倫物上。如何肯用明察的工夫。如何叫爲明善。又如何能勾誠身。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所

問天下庶物頗多如何明得盡先生曰就平日接物上做工夫只觀夫子曰舉爾所知便得此處消息若論大舜嘗曰實實從庶物上做起凡物莫不有一總共之理如舉綱挈綱則綱自畢舉只觀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不明得如何能若得益知至誠之盡性而盡人物參天地矣

央中黄問天下之言性也大槩泥着註中已然之迹先生曰註中是沒柰故字何方作如此解學者説書先要看他通章血脉莫死在一字一句之中此書見

講聖學家第一要着眼處。何也。明善要明到此。方見萬善同歸之極。孟夫子當日。只爲言性者紛紛。都是從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說話。殊不知大凡立言者。都有個立言的緣故。而況與天下言性。可不推求其故乎。此個緣故。卻是穿鑿附會。強生知解不得的。你只看他率將出來。都是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施之一事而利。施之萬事而無不利。施之一時而利。即施之千百世而無不利。故曰。生民物則。是爲秉彝。若是不善的事情。便有利有不利。便知道非性之本然。此個利

字真正直從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處。打轉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直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處。看出乃所謂善禁何言性者不從此處推尋。一味從自己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臆見使他皆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則此段聰明便是良知本體便是明善的極則禹之行水。出不了個利字。故不曰治而曰行。此節是利字的真面目。後面與告子言杞柳言湍水。俱是描寫個利字。這等看來。你只本着那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處。求將向前去。自然洞見此性之故。何性教

之不明。而事紛紛聚訟也哉。莫高于天。莫遠于星辰。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而況此性就在當人之身也。此節是故字的註脚。然要知此章書。是爲言性者立說。不是爲性字立言。說故說利。都是說言性。不是說性。學者看過此章書。就該曉得此種學問。不是倚聰明辨得來的。不是事穿鑿做得出的。蓋穿鑿的事。都是可學而能。可慮而知。此是不學不慮之良。所以直下一致字。若要明善。須從穿鑿不及處。一眼覷破。不然。鮮有不爲聰明用事者。豈孟夫子立言之

旨哉。

高平子問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生字落在形骸軀殼邊食色則指其食悅色之心而言也為他將形軀認作性所以將物之但有形質而無生氣者以詰其執謬又將物之同有形氣而不能克全生理者以奪其淆亂蓋白是物之形體不是物之本性生是性之郛廓不是性之本體若但只以有生者便謂性將物之白者可盡謂之白了亦將謂犬牛與人同此生氣便同此生理乎此孟夫子極善立

言處。如今將這章書。自已體認一番看。將謂犬牛與人不同此性。何以至誠盡已性而物性兼盡。將謂犬牛與人同此一性。則孟夫子反說得分別了。須知天以性命下來。原不曾分出這是人之性賦與人。這是物之性賦與物。如雨露降時。不曾分這是大物的雨露。這是小物的雨露。而大者得其大。小者得其小。天降衷時。只是一個生生之理。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其所以物與人。得之不同者。則受衷時習氣使然也。人惟靈于物。故不與同其癡蠢。聖人惟最靈于人。

故不與常人同其汨沒。物惟不與人同。人惟不與聖人同。故自已不能盡。而待盡于聖人。聖人惟悟得人物與我。原無二性。故但盡自性。而人物自然并盡。只觀上古聖人。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便是盡性的樣子。推若字之義。即驅蛇龍。驅虎豹的驅處。都是盡物性。若曰驅之非所以盡之。然則狗彘食人食。到是盡物性乎。知此不特性字有交割。連至誠盡性。亦白了然。

雷雨若問平旦之氣。謂聖賢是以心去役氣。凡人未免以氣去役心。先生曰。氣如何役得心。雨若引蹶趨

一段先生曰。此是動心。不是役心。且此個氣字。與那個氣字不同。那是血氣之氣。其所謂浩然。又是自家剛大之體。都屬在人身上。此箇氣字屬平旦。屬天地。不屬人。其好惡與人相近。則屬人矣。最妙在與人相近的人字。他原不曾說與聖賢相近。何也。為他聖賢的好惡。原不拂于常人。惟好惡不拂人。纔叫得個平情。纔叫得個無我。纔叫得個聖賢。若曰與聖賢相近。則聖賢必是違人為道的了。賢友做工夫。只消在平旦時。看那天地自然之氣。管取你浩然剛大之氣。復

還當身。一一聽你良心直養。豈更爲血氣所動哉。

宋直方問苟得其養。還是養氣。還是養心。先生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便是養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便是養氣。獨此泛泛說個得養不得養。蓋以此個養字。原不甚着力。從上面人物性情。一路說來。以著天地間。凡物之消長。只在得養與不得養耳。若以心與氣較論。則還宜主養心說。只觀前面說仁義之心。又說良心。後面復指操舍存亡說心。而所謂平旦之氣。止一個氣字。則知養心之養爲多。且養得此心。則平旦之

氣。自能常存而不伐。況此就在平旦時。去旦日之伐未遠。與牿亡之時又最遠。得力在夜之所息。故後又曰夜氣。其所爲氣。止得一點子氣機與浩然剛大之全體不同。如何容得養亦且養浩然之氣。即所以養心。試觀此心之所以不動者。得力于養氣。豈非養氣正所以養心乎。然此章書。于山說性。于人反說情。蓋以山惟無情故止有性。人之性體不可遽問。只爲他有情。而性之本善。就在情之可以爲善上見。山以生物爲性。不在觀他常美之時。就在若彼濯濯後。一草

一木不生。而生物之性。其在人以無有不善爲性。不但在良心未放之時。就使在梏之反覆以後。而仁義之良。原不曾斷滅。有旦便有夜。有旦旦之伐。自然就有夜夜之息。若因夜氣不存。而便云無才。豈人之情也哉。上材字謂材木之材。此材字則非材之罪也的材字。猶玅在一放字。他原不曾說其所以喪其良心。與斷滅其良心。葢喪與斷滅。則一了便休。此心原與人貼體相依。豈是一了便休的。放了去。便可求得來。終日終年放了去。一刻一念便求得來。故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而其所以不能使之不放者。則得養與不得養之說也。養之得失。消長係焉。凡物且然。而況于心乎。故引孔子之言。以直指吾人心體。其所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乃心之體。非心之病也。蓋操之則存卽入者機也。舍之則亡卽出者機也。一面操存。稍一弛緩便要舍亡。一面舍亡。纔一緊嚴。便還歸腔子裡。豈是有時的。操之固存。存在何處。卽曰退藏於密。密又是何處。將什麽所在喚作密。舍之與亡。亡于何處。卽曰放之彌六合。卻彌在何處能知

他轉否。即此數句。將人一個活潑潑的靈元。描寫得微妙活現。上古聖賢看到這裡。所以說個人心惟危。他人將人心對道心看。危對微看。此是對待說。如何貫得精一執中下。人心惟危。緊指人心體是危的如孔子此言。豈不是危的極則。知得此心最危。便是道心。此點道心。睹也睹不得。鬪也鬪不得。豈不是極微的。所以惟精以研其幾。惟一以固其守。而允執厥中也。豈對待之說哉。故其常因朱子論心性。有性如饅頭餡子之喻。深不謂然。餡子是既有包皮後。從外邊

塡入的性豈是外邊塡入得的故其常曰心性各爲其體天命以前心是性之體此有降必有受之說也天命以後性是心之體若無此性將何物作主宰故知此身雖死此心不肯死譬之草木經霜雪而死春回依舊發生生艾蘭者依舊艾蘭生荊棘者依然荊棘明善者別艾蘭于荊棘也誠身者鋤荊棘而種艾蘭也直方曰何不連艾蘭也不種更覺得此中光光的先生喜曰正要直方有此一問此是至善無對之本體只須學者自認聖賢不以之教人若教到這裏

竟是引人到水窮山盡處。人從何處做得功夫。此時凡教他種艾蘭去。直方躍然曰。不妨且教他鋤荊棘去。先生又爲之喜曰。直方可謂嚼嚼到得荊棘去盡根株。無地不是艾蘭佳種。方知此段光皎皎的田地。任他荊棘艾蘭。都是一般生意。此周子窗前草不除也。所謂造化在我。與天地參。人物兼盡之妙也。終不然至誠盡物性。只盡那蛟龍麟鳳。與梗楠杞梓之性而便不盡雞犬魚鱉。與蓬蒿荼蓼之性也哉。聖賢教人。有說本體處。有說功夫處。有說病源處無非要發

明人這一點良心。使他善端豁然開明。如所云性善仁人心也等語。皆說本體也。如所云盡心求放心等語。則所謂功夫也。至于此章。則借牛山爲發端。直指人放其良心。到梏亡反覆處。至與違禽獸不遠。而此點良心。究竟不曾澌滅殆盡。只在人養之何如耳。誠足令人猛發深省。而所以養之功。全未一指書。蓋謂人識得病。便知得藥。對症投機。全憑自家一手拈出。則自然得力。較之從人問方脈者。更覺親切也。

雷而若問仁人心也。大意謂人只一個心。既曰放。又

曰求豈不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乎先生曰此書原是說人只有這一點心是仁天下的根本率由出來事事要當便叫做義是如何放得的一放了去急忙收不回來而人又不肯自巳去求所以聖賢設出個學問之道來教你去求放心這原是說學問之道爲求放心而設非求放心爲學問而設也若使此心不放即使放處旋求得回來連這學問都可不用今人却不知聖賢設學問原爲求此放心反要在學問上做出許多活計動則要以學問自鳴還管聖賢以

之求放心者。今人到以之轉放此心。何也。終日勞。終日究。紛呶汗漫不能洞見源本。此心一切放在聞見強博上。何曾得反身約已之功。此句書眞正說破千古來僞學問的骨髓。豈是以這學問的心。求那放失的心之謂乎。學者終日講仁。終日講義。便喚做大學問。却不想開戶的是那個。總之喚作放心出。不喚作攝心入。卽今有個做學問的出來。說我能寂守此心。保固此個仁體。使他常存而不放。某曰。此人觧求不觧放。假使此心是寂守得的。動用處瀰六合者。又是

何物如此做學問是之謂狹隘自守全不得一步受用須知能收者必能放能放者必能收纔不是心外覓仁心外取義纔喚真正學問之道

孫丹扶問先立乎其大還是思則得之便能立否先生曰果爾是後立乎其大非先立矣立是立那能思的說到思便是心之官早非心了立起來纔會思不立而言思只是游情妄想如何能得也哉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兼耳目說如云耳目與心都是天所以與我者與之在天立之卻在我我先把大的立了起來

則其小者自不能奪。豈思得後。纔能立哉。丹扶曰。放開思。如何是自己本心。先生曰。問書的便是。若認得這個親切。再不受外物所移。丹扶曰。如何去立。先生曰。誰叶吾友來問此書。你知得問到此處。早已立多時矣。此是朱陸同異之一端。兩人異同原有三大段。太極圖說。是陸子靜的不是。此與尊德性。是朱元晦的不是。元晦曰。陸子靜除却先立乎其大。別沒說的。子靜曰。唯然。元晦曰。陸子靜只是尊德性。某却是道問學處居多。子靜曰。元晦要合兩長去兩短。如何使

得除了尊德性將甚麼去道問學二者是朱元晦的不是夫人只有此心在天未命之前與維皇嫡體親承者此物天既命以後日用動靜云爲無處不是此物今人不會料理此件物事讀書到此硬硬的把大者看做一物卻又有個先立其大的一物豈不是一個人有兩個心不則將一個心硬硬畫作兩段不知那先立的是甚麼物事纔一動念便早立起來了豈是將一物去立一物也哉故陸子曰某于操心未能純一然纔一警策便覺與天地相似諸友切須于日

用動靜云爲處認取此物。然動靜云爲的是誰。認取的又是誰。所以令某歎蒼天也。

周伯仁問。魯欲使愼子爲將軍。謂齊地甲于羣。律以先王之制。則齊亦在所損。孟子何以寬于齊而獨嚴于魯。先生曰。孔子作春秋。責備每在賢者。魯國爲禮教信義之邦。周家法度。大有望于魯。一旦而出殃民之師。故孟子引先王之制以繩之。且損益兩字。從有王者作說來。齊固當損。亦非衆所能損。而愼子柰何爲附益之論。孟子譏之。從欲使二字上。看出聖賢幹

旋先事之功。若使旣使。孟子亦付之成事遂事而已。
此經生之學也。在儒者分中。只要看罪手一句。說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結
尾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矣。殃民者必不仁。仁者必不殃民。引君當道。便有堯
舜其君之想。孟子平日以仁義教天下。謂人皆可以
爲堯舜。見入國與喜功好大之師。便想到仁上。便想
到堯舜上。誠爲萬世臣子事君之的。引君當道緊關
處。先在教民。人主好大喜功。只爲照管自已。全不念

及百姓。平日無教之之方。臨事又有驅之鋒鏑爲言之事。皆由平日事之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學者不可一日忘天下。便不可一日不作引君當道志仁之想。萬一時勢行不將去。必不可一日不講明此義使斯道大明于天地之間。方可以講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之學問。不然。講學堂中。只終日講些身心性命的好說話。又何異于談苦空而與修証也哉。

郝氷滌問舜發于畎畝之中。先生曰。此書一不可作提衡聖賢。一不得作援天以自慰引舜說諸人。都是

從動忍中來。說天降大任。不過從動忍中。體貼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不然。天心要苦我勞我。也要我自己肯去勞苦。從古處困窮拂抑之時。如舜說諸人儘多。而能爲舜說諸人者有幾。故學者但辦必爲聖賢之志。利達通顯。則係天之事。非我所得援之以自寬者。學人之遠于聖賢。只爲日欲見其所能。必不肯自見其所不能。不知生人之器局才品。只有這些分量。能得的較少。不能處較多。後來靡事不能。都從學問中增益得來的。非合下便能如此。人只有此心性。是百

能之所出而上以順承乎天者此心在當大任之後要他不動在未受大任之先全要他能動有未降以前之動而後有既降以後之不動動者靜鎮之基此性在既當大任之後全要他不忍不忍者仁覆天下之作用在未當大任以前全要他能忍能忍者懲忿窒慾之極功蓋以心是此身之靈竅性是此靈竅中生生不息之妙此竅不生則已一生則任他率由處儘多學問未做到聖賢田地若當此心未生以前不把一段極苦極艱之事去動搖他則力量必不老練

在既生以後。不把一段極堅極硬的念頭去固守他。必有恣所欲爲之事。一當大任。力量能得的便能。能不得的。便不復能振衆。以全副精神赴事。這豈但是力量不濟。蓋由他學問不充。不能增益故耳。所以然者。只爲他見不到這裡。所謂不能明爲善之本源。此心未嘗不欲善。然而明不眞。則行不當。所以求無過者寡。求知過而能速改者亦寡。恒而後改。困橫而後作徵發而後喻。皆所爲動之忍之而增益之之法也。在有國者且然。而況于恒人乎。而況于志聖賢之志。

學聖賢之學者乎吾人只是求安樂求免憂患不知安樂者死之基憂患者生之理君子戒慎恐懼只是不肯一刻放下憂患兩字以自處于安樂說到這裡可見聖賢做事業是這點心腸了生死也只是這點心腸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恒處其三也學者不能于生死案頭看出心性不能于心性動忍處直看破生死關頭斷不能舍却眼前安樂去向那憂患處做學問看來總是見得不真所以人貴明書

劉尊生問求則得之先生曰兩之字一在字不是空

下的皆實實有所指這箇物事。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就在我當人之身。人病不求耳。求之不力。只為見地上差了。若肯先從見地上求個一了百當。自然全體便是聖賢。陽明之致知。致此也。我之所謂明善。明此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要看壞了。此是世界上極有靶柄的人。人非聖賢。豈肯以道命自處。只對上面在我看。便覺得此係在外的。若曰此非聖賢路上人。則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又何說之辭也。學者做功夫。須要看到道命所在。尚非在我。尚曰無

益。何況違道以干譽。違義命以希利達者哉。看來好是不明白。又安可不明善。

黃序共問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曰。首節是直指聖凡同具之全體。所謂八字打開。覿面呈露。就中認得的。便該直下領取。不必向外馳求。所以反身而誠。便樂莫大焉。此節說到反身。說到誠。便在功夫上說。然天地間一反便誠。能得幾個。求誠之道。莫先求仁。求仁之功。莫先強恕。孟夫子之善于言仁者。是推恩兩字。孔夫子之善于論仁者。是克己二字。兩者皆所謂恕

也。推字克字中。都有強的意思在。學者做工夫。只將強恕兩字。時刻放在眼前。何愁不全體聖賢。何愁不反身便誠。何愁不萬物皆備。若先不見得萬物備我極真。如何肯以萬物爲一體。便不肯反身。便不能強恕。故首一節是智之事。次二節是聖之事。方知明善二字。是千聖不易之的。孟夫子之言樂者有三。樂之實樂斯二者。君子有三樂。及反身而誠是也。至于中天下定四海。則非性分之樂。粹面盎背。則從性分中流出。所謂樂善不倦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不

知者悞求之忽荒。只爲他不曾熟讀孟子。若是熟讀此書。則孔顏樂處。覿面相陳。豈復作恍忽摹擬之想。

劉尊生問居深山之中。意旨何如。先生曰說書者從幾希一斷。重看下半截。輕看了上半截。重看下者。爲其有見聞若决江河之善也。輕看上。只爲錯看了幾希二字。謂與深山之野人。差不多兒不知孟子說上一段。何等刻畫。眞是形容到大舜微妙甚深處。說下一段。何等自然。正從上一段中來。吾賢只看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豈如舊解之所爲困窮遭際乎此段學

問。眞是大聖人涵養純粹，一些穀臭都沒有處。今人只聽得說瞿曇釋氏，雪山眞行，人所不及，却不知大舜這段風光，是千古學聖賢的極則。孟子當年直覷到這裡。所以直云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只有這些子。眞是人所不能及，人所不能窺，惟這些子與人不同。所以由此而及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何非此心與天爲徒，與萬物爲一體。豈能于見聞處，從善如流，而莫之能禦也哉。學者只要從此

章內覓功夫。直須高着手眼。窺到我與舜那些子處。是同是別。又將此身打想到木石鹿豕處。畢竟何如。是之謂明善到極則處。

費殿卿問聖賢直此一心。從何處分別得堯舜便是性。湯武便是身。且本文之字。還是指心法。還是論治理。先生曰。聖賢學問。不是撇卻治國平天下。去講身心性命之事的。遍天下是聖賢一個身心。遍天下是聖賢一個性命。堯舜是不勉不思。從容而中的。湯武是擇善而固執的。不勉不思。率性便是。故曰性之。擇

着固執。反身而誠。故曰身之五伯也見到這裡。却不能率性便是。又不能反身求誠。却又舍不得此種至理。便去假借起來。殷卿曰。五伯過處。還是在假上。還在不歸上。先生曰。覺他去假。只要歸到真實田地。五伯也見到堯舜湯武處。也知道堯舜湯武是聖賢。方纔去假他。只此一念。便是人皆可爲堯舜的種子。此時雖假。何嘗不知道非己所本有的。若使回轉頭來。自然漸漸到真實處。亦漸漸能有諸己。柰他一向手猾心粗。索性要假到底。連自家也不肯信是假的。遂

硬硬認作是真正堯舜真正湯武並向來非已所有都不自知了此所以爲五伯殿卿曰莫是將堯舜湯武來提醒五伯否先生曰此是作文章的議論須知孟子此意與孔子作春秋意同故以堯舜湯武提起而痛言五伯之假猶曰五伯者堯舜湯武之罪人也而千百世之爲久假不歸者懼曰在言外豈知傳至末季連個假的也不可得哀哉

高平子與价仲問形色天性大意謂形色既是天性當夫形色既朽之後天性安頓在何處莫不與形色

俱朽否。且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若使天性與形色俱朽。聖人便不須踐形。若使形色與天性分而爲二。聖人亦不須說踐形。告子食色之說。蓋指其食悅色。在嗜好邊說。此之所謂形色。蓋指常人之身。有體有質者言除却形色。別無天性附麗處。除却天性。形色便與草木同朽腐。故形色有腐朽之時。天性決無腐朽之日。形即天性之著。色即天性之見。惟聖人看得形色之外。別無天性。故通身都是天性。惟字。然後字。吃緊提醒人。天地間那一個不有形色。

那一個不有天性。又那一個不是聖賢。說到踐形惟聖人然後可。分明是人自汨其天性。而日溺于形色之中。究竟形色衰朽。而天性渺不可問。何如聖人洞見于形形色色之間。任他衰朽變遷。而此箇物事。依舊是形形色色之主宰。高駒昌問何以直曰踐形。不曰踐色。先生曰莫將形色晝作兩段看。宋榕庵曰。至誠何以到要盡性。先生曰。至誠是體備實理之名。聖人者大而化之之謂。至誠在實理上看。故還他箇盡性。聖人在大而化之上看。故還他個踐形。只觀中庸

自參贊化育起。至純亦不已此皆日至誠。此後則言大哉聖人之道。而推本于仲尼。以彰臨天下之盛德。豈非從實理說到聖化上。而究竟聖德不外此實理。故復以天下至誠結之。此孟子所爲直接子思之傳。

王悔庵問口之於味也。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旨何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還是畔然兩開的。還是相涵合一的。且上節在形骸邊說。如何下個性也二字。下邊在倫常上說。如何到下個命也二字。先生曰。上節性也二字。不在口目耳鼻四肢上看出。亦不在軀

色臭味安佚上看出。細玩之於兩字。則知下性字。原不草草。下節命字。不在君臣父子等字上看出。却在仁義禮智天道上看出。此個命字。非指氣化而言。即天命之謂性的命字。葢謂仁義禮智等。原係降衷來。則與物同賦。既降以後。爲人之性。未降以前。係天之命。故曰命也。雖然命之自天。其所以順承天命而爲受爲禀者何物。有性焉。此性直與天命禀賦相承。若無此性。此命着在何處。此書所以曰降衷于民而民受之也。此性却是天命以前之性。君子不把來交在

命上。却引歸自已天未命我以前。只將仁義禮智。與天道養成穀種。一到春意發生時。雨露來降。此種恰恰承受。便成佳穀。雖五穀生意之暢茂。命自東皇。然有種而後能涵生意。若是無種。此意從何處發生。君子必須看到這個田地。方信得平日做明善功夫。全是培養此性。爲順承天命之本。豈但爲眼前作道理會哉。至于上節五句。首四句要從安佚二字中。看出。穀色臭味。却在求其美一邊。恒人之情。誰不欲求其美。求安佚。此念自性生而已然。故曰性也。然又有求

之而未必得者何也蓋嗜慾雖本于性生其先降受之始却有主之者非人所得強也現前受用誰不欲其美誰不欲安佚奈何天命已定君子豈肯謂此是我自己性生而使然遂不去盡那一種居易俟命的功夫以作素位的學問君子必須看到這田地纔不爲穀色嗜欲所轉此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性全然不同告子只說到其食悅色上所以不思量盡性孟夫子直看到聲氣之所以然處故不肯謂之性若謂此處是性便不肯以命自安遂有用費萬錢無下箸處

恒舞酣歌。樓遲偃仰。而猶以爲未足者。此處不謂性便有許多居易的念頭。疏水曲肱。無入不自得。豈有願外之想也哉。悔庵曰。畢竟性命還是一是二。先生曰。仁義禮智之聖人。原不曾稱滅却聲色臭味之性特與貪着嗜慾者不同耳。認得聲色臭味之性便是天命。則當盡知性立命之功。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孫丹扶問。可欲之謂善。還是善是可欲的。還是去欲那善。先生曰。若謂善是可欲的。是由外鑠我了。且人

那裡有個不欲善的。不善莫過盜跖。若當面指斥他爲盜跖。彼亦不樂受。豈不是欲善。前二句是指樂正子的人品。故下兩個人字。此二句因浩生不害去了兩個人字。問何謂善。何謂信。故特與他解善信兩字。不連人字說。下面美大聖神。却又無人言之。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也。與浩生不害言善。自是難與深談。故指出可欲處與他說。如對公都子說乃若其情之意。若在他人。直與之言性善便了。此善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就在人可欲處。若立志決爲善人。欲

便是善的人之所以自違本心而不肯欲善者只爲自家信不過即使遇大聖大賢當面透體指點出他本來面目無有不善他亦不肯自信故人之爲學莫先于自信其所以不自信者只爲自有而自失之若是原來自有者實實能有諸己自家便肯承認故有諸己者非有自外至不過將自家可欲的立下承當便爾隨欲隨有亦便爾自己信得過去朱若一日可是從心所欲先生曰未遽到這田地如云欲立欲達則近之矣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而化之了只觀

他日說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字是欲字的眞實
用處。惟其可欲。是以好之也專。惟其能好。是以能有
諸己。此時善之體段。圓滿具足。只是空虛。所以要
克實。丹扶曰。旣云圓滿具足。如何又說空虛。先生曰。
孩子生下來。何嘗缺了那一些。何嘗不圓滿具足。只
是氣體不曾克實。如何能舉動自由。又如大病新愈。
何嘗不是好端端個人。然而元氣空虛。必須補益。此
克實之功。所以不可緩也。丹扶曰。克實之功如何做。
先生曰。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曰。知皆擴而克之

矣。大學之絜矩、孟子之舉斯加彼、皆直言克實之學、
然猶有善之一字在胸中、明明見得個主宰、却不是
隨分自在、無處不自家做得個主宰、所以要大而化、
聖而不可知。纔滿得善之分量、可見聖神功化、都只
完得一個善字。這箇善體、真是內之則為聖、外之則
為王。只要人自家信得過、信人也三字、真是孟夫子
極玄妙、極切實的文章、如今做明善功夫、打點一個
信心、便是為善的根本、此之謂先立乎其大、即今吾
友看這信心、能立起來否、月扶曰、自後只是立起此

心來便是先生曰情知吾友必到這裡這是將一個心去立一個心了豈不是將這一個心去信那一個善不知人只有這點靈明是自家本來面目一切善都是此點靈明中所見之理若使此點靈明不昧便通身透體無一善不全備且無一善可以形容只有此個眞別無眞遍此者吾友切莫錯會